

天下

这是一个空灵神圣的世界

□ 张全忠



几杵疏钟，把市井的灯红酒绿、繁歌密弦敲得恍如隔世，似乎天主的福音是对俗世红尘的悖离和超越。

几许细雨，迷蒙的混沌掺和着幽远和苍茫，好像精神的信仰只有穿透物质的迷雾才能趋向和抵达。

聆听着悠扬而浑厚的布道钟声，沐浴着湿润而清冽的绵绵秋雨，我在期待而迷茫，向往而忐忑的复杂心境中，沿着雨果同名小说《联想》的湿滑路径，被来来往往的人流簇拥着、裹挟着，跨过塞纳河沸沸扬扬的喧嚣，穿越市政街熙熙攘攘的浮躁，渐渐走近了西岱岛上那座著名的哥特式教堂——巴黎圣母院，一个由石头的朴拙和宗教的神圣建构和书写在大地上，不，是人类精神高地上“立体的诗篇”和“凝固的画卷”。不知是教堂的恢弘或是信仰的神圣，异域的陌生或是拜谒的虔诚，凝神仰望间如梦似幻的感觉，身临其境时诚惶诚恐的悸动，赫然如大山般压榨挤压过来，凝结成心灵深处屏息敛气的沉重和头晕目眩的震颤。巍巍教堂俨然似神的雕像，当摄人心魄的力量加持期间，我的感动也走向了对宗教及其信仰的翻检和体验。

我抑制不住急促的心跳和紊乱的步履，在院前宽阔的广场上恣意地徘徊着、张望着、寻思着、感叹着，目不交睫地凝视着这神奇、神圣、神秘的宗教殿堂和艺术胜景，宛如《哈利·波特》里高大而奇特的尖顶古堡，那庞大的穹窿深邃高耸，壮观的塔楼峻峭空灵，飞升的扶壁横空斜出，高翘的翼角轻盈灵动，所有参差错落的楼顶都被建成大大小小高低不等的尖塔指向苍穹，像一柄柄长剑直插云端，使人感到一种无限向上升腾的意象，一种超拔脱俗的动感渲染着期望靠近上帝的情绪和接近上天的欲望。好庄严、好气派的时空制作，好恢弘、好华贵的意境构塑，我的确必须仰着头才能看清它寥廓、博大的形体和充满想像乃至震撼心灵的全貌。远观其势，祥云拱钟楼，附丽缭绕中，袅袅钟声恍若上帝的神秘笑声和鸣着石头的交响；近取其质，紫气抚雕阁，弥漫开合处，凄凄雨意宛若天国的缠绵情书萦绕着宗教的寓言，此岸的物语和彼岸的预言交织中的圣母院更显朦胧而巍峨，神秘而壮观，如同院前挺拔葱郁的古树，带着拔地通天的朴朔和伟岸，浑然伫立在游人心头。

我无所适从地来回踱步于三座拱门前林林总总的视觉冲击和幻象浮动的审美感受里，那琳琅满目的经变雕刻，化境为宗的浪漫图式和悲天悯人的古典神韵里，缤纷如雨地挥洒着传说述化理想，神话升华信仰的缥渺和神奇。一幅幅精美绝伦的神话，一帧帧叹为观止的寓言，大场面、大构图自然天成，小场面、小制作寓意深刻，或具象或抽象、或叙事或抒情地铺展着迤逦逦逦的《圣经》故事：左门镌刻着圣母玛利亚超凡脱俗的圣洁和福音，右门描绘着圣安娜出神入化的慈祥和温婉，中间高大的门楣上则精雕细刻着“最后的审判”，正襟危坐的天主耶稣在“世界末日”审判每个人的命运，一边是被推入地狱的罪人，一边是灵魂得救升入天堂的骄子。大门上方一字排列着28尊以色列和犹太国历代国王的雕像，栩栩如生地演绎着天主教无尽的人文传说和深邃的历史渊源。“国王廊”上方开设着一轮直径达10米的玫瑰花窗，恰似灿烂的光环、氤氲、奉着圣母圣婴及拟人化的天使塑像，还有伊甸园中亚当、夏娃圣化和原罪的意境与传说。逡巡、凝目于这些表现或寓意宗教与神话、地狱与天堂、正义与邪恶、神性与人性等目不暇接的雕塑间，那庞大的故事情节，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关于信仰与良知、美好与善良、无限与永恒、来世与今生的联想和思辨，在扑朔迷离不可名状的感觉中，感知和思索着有限生命的不朽意义，领悟和省察着万有存在的终极价值，犹如在圣奥古斯丁的引领下把人生的边界勘察了一番，似乎“上帝的岁月无往无来，永是现在，我们的昨天和明天都在上帝的今天之中过去和到来。”

缘着俗世红尘和天堂神话的落差与转换以及情绪感染和心智迷惘的期许与纠结，我和夫人兴致勃勃地走进台儿庄，是为游览“袖珍”古城而来。

初秋晴日，天高气爽。我俩与同游者驻足护城河岸，放眼望去，只见京杭运河好似一条银项链，温情脉脉地环抱着古城，水面宽约百米，波光粼粼，清澈见底，柔波轻轻地吻着岸壁，后恋恋不舍地缓缓离去。水中的鱼儿调皮活泼，戏逐激起的涟漪圈圈，给古城增添了几分生动的色彩。

游古城要乘船。我们坐在雕有龙的游船上，观赏着岸上的移动景致：临水而建的民居互为依傍，粉墙黛瓦，翘檐雕廊，古雅陋朴，映在河里的倒影很美。岸边垂柳下，几位美女脚泡水中，正在搓揉着各色衣物，时而响起嬉笑声……一派大自然的杰作，是画，是诗，是梦？我们遐想着，纷纷举起照相机，摄下这美丽无比的江北水乡风貌。

“啊，以前只知道周庄美，却不知道台儿庄古城更美！”不知是谁冒出这句话，抒发了我们心底描绘不出的感情来。

导游是位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他开了腔：“是啊，古城台儿庄早先就是鲁南一个偏僻的小乡村，交通不方便，很少为人所知。自从京杭运河通过这里，开始繁荣兴旺起来……”

我们静听着，恍如时光倒流，感觉在读一部用水记录下来的古书：远在汉代，台氏家族就在台儿庄繁衍生息。北宋时期，大规模开发彭城铁矿，这里濒临的枯水承担了外运矿石的功能。到了明代万历年间，京杭运河避开黄河改道经过这里，成为北运河与南运河的货

惴惴不安地走进了这肃穆而神秘的天主教堂。那瞬间突如其来高深莫测又美轮美奂的震颤，虚无缥缈又包罗万象的诡谲，惊骇得我瞠目结舌，哑然失色。两眼直瞪瞪地望着高峻巍峨的穹顶，所有的柱子都挺拔修长，与尖圆的拱券连成一气，又窄又高又长的中庭，无数垂直线条引人仰望，似乎上面就是天堂，就是与上帝对话的地方。四周摇曳的圣灯忽明忽暗，繁复的雕塑怪异纤巧，惨淡的花窗目眩神迷，让人只能在不确定性的把握中捕捉感觉，在梦幻式的语境中展开想象。游目于彩色玻璃上描绘的一幅幅斑斓陆离的圣经故事，影影绰绰中闪烁着宗教的遐想和玄秘，尤其是朦朦胧胧的光晕映照在耶稣塑像上时，你会感觉到“我主耶稣”真的就要复活了。祭坛中央供奉着大理石雕“圣母哀子像”，殉难后的耶稣在冥冥之中横卧于玛利亚膝之上，在左右天使和圣女痛苦的环绕注视中，虽然情绪悲哀怜悯，但却绘声绘色，意味深长，引来欲火重生的天籁之音，呈现凤凰涅槃的大朴之境，用灵与肉的虔诚守望，为迷失的人类固守生命的意义和精神的家园。正如德国著名诗人海涅所言：“基督教最可怕的魅力正好是在痛苦的极乐之中。”在由痛苦和毁灭而获得与宇宙生命本体相融合的悲剧性陶醉中，我们被激活的理性思考因为哲学层面的领悟而似乎更加深刻，被唤醒的自我救赎意识因为有了精神的烛照而好像愈见通达。

这的确是一个空灵神圣的世界，一个只可感悟，不可调侃，只可静享，不可喧逐，只可浅唱低吟，不可狂歌长啸之所在，异乎寻常地象征和寓意着无穷的恐怖和无穷的希望，宛如从地狱向天国超度生灵的光怪陆离的诡秘而幽深的隧道。在这里，无论外面的世界对于人类以及天体起源的解说有多么精彩，可寂寥的唱诗班依旧唱着上帝创世的歌，吟着原罪救赎的诗，以天堂地狱说一成不变地解释着“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永恒秘密。在这里，如同纪伯伦面对千古历史和万有存在的沉默话语，一向藉之生存的社会体验突然瓦解了，你会发现自己的渺小，你会失去原有的自信，你会感到上帝的存在、上帝的伟大。在这里，求外观、求幻想、求欺骗的意志，比求真理、求现实、求存在的本能更深刻、更本源、更崇高和神圣。在这种“帕斯卡之赌”（信上帝不会使你失去任何东西，所以你只会获得）式的非对待性关系中，一切造成人的感性生命之不堪的大自然的威严乃至无从规避的厄运的追逼，都幻化并构成神的孤卓和超绝，暗示人的恐惧和仰赖。

置身巴黎圣母院，一种对神圣的敬畏，对异化的震惊，对永恒的感动，于雄伟，高耸、尖峭之中张扬着撼人的力量；一种对人生的思考，对价值的追问，对本体的寻求，于神秘、怪巧、空灵之中铺叙着信仰的激情。我在强烈的震惊和震撼中战战兢兢，狐疑的目光纠结着古怪的幻影，踌躇的脚步游移着混乱的思绪，游离的身心早已魂不附体，神魂颠倒甚至匍匐在地。一如误入世途之羔羊的盲目意志和徒劳现实，面对世界的缺陷和人生的悲哀，既需要振奋人心的幻觉和欺骗，又需要充满形而上学的想象和慰藉，以求在宇宙生成变化之流中解脱苦难和获得个体生命存在的权利。教堂内排列细密的上千把座椅上，也坐满

物集散地和中转站。清朝至民国，每年在这里停留的货船超过万艘，往来的商家带给源源不断的财富，也传承不同地域的文化。从此，居住在这里的不仅是单一民族，而且有诸多姓氏，人口年年增多，地盘越来越阔，超过“村镇之大，甲与一邑”，“商贾迤逦，入夜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乾隆皇帝巡视这里，称贊“风光与江南水乡别无二致”。

游船行至古城门码头停泊。我们拾级上岸，纷纷隔桥望见，城门楼巍峨壮丽、气势雄伟，是台儿庄古老文明的象征。门楼最高处镌有乾隆皇帝御笔“天下第一庄”，门头上有额题“台儿庄”，字体圆润浑厚，沉雄大气。两者间横挂着“热烈祝贺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的标语，字体结实丰腴，端庄健劲。我们迷恋地端详着，回味着，油然而生穿越历史的感觉。

导游打破我们的沉默，心情沉重地说：“大家至今不会忘记，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在1938年春天摧毁了这座古城……”

瞬间，我们眼前闪现出台儿庄大战的惨烈而悲壮的情景：在方圆仅有2平方公里的城内，李宗仁将军指挥全体官兵，固守着每一条街道、每一处院落、每一间房舍，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巷战，刀枪相接，寸土不让，杀声响彻云霄。经过半个月浴血奋战，中国军队不屈不挠，英勇顽强，歼敌一万余人，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战后，国民党政府声称要重建这座古城，始终没有付诸实施。

为了实现台儿庄人民的梦想，枣庄市政府在纪念台儿庄大战70周年会上宣布重建

了情不自禁的意欲者、憧憬者和渴求者，好像也笼罩在精神彷徨和心灵困扰的阴影中而难以自持，在无法抵御的内心那种对世事艰辛的困惑和前世今生的关切中，以听道、洗礼的虔诚凭吊着也呼唤着上帝的亡灵，以忏悔、怜悯的执著诅咒着也讴歌着人生的荒诞。那微妙而奇特的情绪，呆滞而迷离的目光，神秘而虚妄的幻想，骚动而无助的渴望以及那几多敬畏，几多期许，几多追逐和向往，几多怦然心动的谦卑和快慰，分明映射着以世界为苦海，以生活为罪恶，以醉心天国为无上幸福，以皈依上帝为首要义务的中世纪备受苦难的绝望、颓丧、战栗的灵魂，从中我似乎看到了美貌的艾丝米拉达和丑陋而善良的敲钟人卡西莫多游荡的幽灵，当然也还包含着不言而喻的矫情和媚俗以及随波逐流。好像巴黎圣母院的伟岸和经典，不是缘于人们内心的自信与和谐，而是源于心灵的痛苦和冲突；好像宗教的崇拜和信仰，不是源于生命的富有和完美，而是源于人生的贫乏和缺陷。

在这个人间，自从科学放逐了神明，形而上学的坚执也塌陷之后，虔诚和信仰为什么还要遗存一座宿命和悲情的穹窿给历史，保留一个虚幻和诡秘的天堂在人间？是要浇灭人间的欲火，还是要填平世俗的沟壑？抑或是希冀人间的美与善、爱与真、义与良，与知能够百代不泯，万古长存？塞纳河水柔曼轻灵，似在与它低语，百年老树影叶婆娑，似在与它诉说。我茫然的思绪犹若在惶恐、混沌、懵懂中漫游，仿佛那虚灵迷离的心理感受在一步步走向痴迷。诚然，理解宗教是要从“原罪”意识开始的，然而，对其绝对精神的感悟及理解似乎已超越了主观意识和客观存在的直接、感性的表述和认知，以德配福的灵魂拯教理论似乎指向了世界及生命意义的延续性和超越性。

也许，人生根本就是无助的，就像生命从来就不是自明的一样，唯灵主义的基督教，萦怀于人的未可自作宰制的命运，因而外骛为种种神谕的光晕和悬拟，通过肉体与精神、地狱与天堂的反差，同时也富有诗意图地折射着理性超越的光辉和精神浪漫的情怀，苦难的象征恰恰昭示了天国的希望和光明，而不仅仅是人的灵魂在神的俯瞰下自我贬抑，抑或是理性努力自觉求达“至善”或“圆满”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歧出和变异向度。伏尔泰认为，宗教不会使你失去任何东西，所以你只会获得）式的非对待性关系中，一切造成人的感性生命之不堪的大自然的威严乃至无从规避的厄运的追逼，都幻化并构成神的孤卓和超绝，暗示人的恐惧和仰赖。

也许，世界本来就是荒诞的，自相矛盾的，自我意识要把握自我，就必须退出自我来追求自我，上帝就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异化，天主教信仰上帝，他其实就是信仰他自己。用幸福幻景的灵药复元崩溃的意志，通过颂扬空灵的永恒掩盖个体的贫乏和枯竭，使之得免于直视世界的本质，直接受世界的原始痛苦。从中我们真切的感受最深邃的生命本能，求生命未来的本能，求生命之永恒的本能的热烈渴望。宗教在本质上是肯定、是祝福，是存在的神话，是苦难的救星，是虚无的慰藉，现代世界虽然处于诸多迷茫、困惑和质疑否定之中，但宗教内核里潜藏的人文精神，既不是同一性、确定性所能独断的，也不是多元性、差异性所能消解和放逐的。

也许，认识始终就是有限的，“认识你自

己”的神谕是不可能完成的。人之区别于动物，在于人有理性和道德。然而，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并非全智，人的道德是有缺陷的并非完人。如果说认识人的无知是智慧的起点，那么，觉悟到人的不完善则是信仰的起点。所谓信仰，其实就是不完善者对于完美境界的永恒憧憬和追求，上帝就存在于人的局限性之中。茫茫世界，好似荒野，一定有人的心智不能达到的领域，那不可知的领域便是神秘；一定有人的欲望不该亵渎的价值，那不可亵渎的价值便是神圣。宗教的本质不在信神，而在于面对神秘的谦卑和面对神圣的敬畏。

我梦魇般地游走于巴黎圣母院夸张性的结构和象征性寓意里，眼花缭乱的意象的过剩、意旨的晦涩，难以置信的命运的乖违、彼岸的寓言以及不可思议的思想的悬拟和价值的阻滞，挟裹着历史的多义和复杂，理性的反思和重建以及人生的虚无和执著穿越时空而来。的确，宗教信仰在否定所有世俗思想基础的同时，也证明着理性、科学和人本主义的局限和贫乏，从中我们瞥见了人生不可克服的根本性的缺陷和困境。曾几何时，智慧在襁褓中沉睡而不知痛苦，觉醒之后又不得不靠精神催眠来麻痹痛苦，重新沉入漫漫长夜。到了近代，基督教信仰崩溃，智慧再度觉醒并发出痛苦的呼喊。可是人类该如何向本不存在的绝对真理挺进呢？周国平曾形象地比喻说：西方哲学好像一个长途跋涉的寻宝者，两千年来苦苦寻找着一件据认为是性命攸关的宝物——世界的某种终极真理，康德把这个宝物唤醒了，喝令他停下来，以令人信服的逻辑向他指出，他所要寻找的宝物藏在一间凭人类的能力绝对进入不了的密室里。于是，迷途者一身冷汗，颓然坐在路旁，失去了继续行走的目标和力量。这时候尼采来了，向迷途者揭示了一个更可怕的事实：那件宝物根本就不存在，连那间藏宝物的密室也是康德杜撰出来的。但是他接着提醒这个绝望的迷途者：世上本无所谓宝物，你的使命就是立足价值重估对世界进行多元解释，创造出能够神化人类生存的宝物。

我思想的羽翼于失落的痛苦和寻求的迷惘中，盘桓在后现代文化无神的荒野上，不仅宇宙成了一个陌生的需要重新解释的对象，而且人生也成了一个未知的有待独立思考的难题。绝对、终极、永恒，原是神的同义语，只可从信仰中得到，那么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继续探索存在的真理，唯有以思考式的疑问和假设，把一切价值置于问题领域，便是对人类存在境况始终如一的关注。我不相信上帝，但我相信世上必定有神圣。如果没有神圣，就无法解释人的灵魂何以会有如此执拗的精神追求，不管现代哲学家们如何试图证明绝对对真理的虚假性，也永远不能平息人类灵魂的这种形而上学的追问。上帝之死不足以造成末日，真正的世界末日是在人不图自救、不复寻求生命意义的那一天到来的。人最近接近上帝的时刻恐怕不是在上帝向人显示奇迹的时候，而是在人认识到世上并无奇迹却仍然对世界的美丽感到惊奇的时候。只有当每个人都能成为神明时，然后才有奥林匹斯神界的聚会和狂欢。

我愚钝的智力，无法理解虚无，不能思议不存在，宗教深邃的历史和人文内涵，也不是我们在巴黎圣母院脚踏徘徊间就可以一下子看穿的。带着疑惑和迷惘，也带着思索和感悟，我恭敬虔诚地走出了巴黎圣母院，放眼塞纳河东去的流云，涌动起雨后初霁的晴朗。我在不由自主地回望中，蓦然感到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那渐次叠置的楼阁一层层地矗向蓝天，既有大地的坚实和沉稳，又有天空的永恒和灵性；那尖尖的屋面上的金色十字架在清新的阳光照耀下格外炫目，既似一种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又似一种不可毁灭的创造力量。一如俄狄浦斯之破解自然的斯芬克斯之谜，普罗米修斯之盗火到人间，巴黎圣母院在云天幻景卷舒明灭中，似乎要把现实的苦难演绎成理想的快乐，把人间的悲剧嬗变为天堂的喜剧。以至于我们在苦闷时，它可以给以幽壁偷光的慰藉，轻松处，它能展现出仰望星空的旷达。

钟声依旧嗡嗡作响，余音缭绕中我似乎听懂了康德的名言：“有两样东西使我感动，那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如果没有一种超越性的信仰，是很难坚持理想冲动和道德追求的。在巴黎圣母院高歌和不可思议的风姿面前，我们这些走马观花的游旅者，显得寒碜、猥琐和局促。

钟声依旧嗡嗡作响，余音缭绕中我似乎听懂了康德的名言：“有两样东西使我感动，那就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如果没有一种超越性的信仰，是很难坚持理想冲动和道德追求的。在巴黎圣母院高歌和不可思

彩的房子、耸立的牌坊……这些无声之物，竟有神韵地构成了一个美的境界，疑是你其中，又不得不神思其外。一街两旁的店铺鳞次栉比，古风犹存，使人感到时光的悠长。商店内陈列着带有地方风情的特色名吃、手工艺品、花色布衣……却保留着固有的韵味——古香古色，吸引喜欢购物者欣赏把玩。逛累的人们，自在地坐在茶馆里，喝着浓香茶水，听着山东柳琴，享受一份闲情，这是鲁迅所说的“一种消遣”啊！置身在这座明清两代的遗世小城中，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一切紧张、急躁、焦虑是不存在的，无妨说是人类温馨的梦境。

离开台儿庄，古城的一切仍在时时让我和夫人魂牵梦绕。这种感受不光我俩有，相信每一个到过的人都会有，那是因为：这座古城是一部历史的、现代的、文明的大书，耐人鉴赏，回味无穷……

游走

古城台儿庄印象

□ 李清海



己”的神谕是不可能完成的。人之区别于动物，在于人有理性和道德。然而，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并非全智，人的道德是有缺陷的并非完人。如果说认识人的无知是智慧的起点，那么，觉悟到人的不完善则是信仰的起点。所谓信仰，其实就是不完善者对于完美境界的永恒憧憬和追求，上帝就存在于人的局限性之中。茫茫世界，好似荒野，一定有人的心智不能达到的领域，那不可知的领域便是神秘；一定有人的欲望不该亵渎的价值，那不可亵渎的价值便是神圣。宗教的本质不在信神，而在于面对神秘的谦卑和面对神圣的敬畏。

我梦魇般地游走于巴黎圣母院夸张性的结构和象征性寓意里，眼花缭乱的意象的过剩、意旨的晦涩，难以置信的命运的乖违、彼岸的寓言以及不可思议的思想的悬拟和价值的阻滞，挟裹着历史的多义和复杂，理性的反思和重建以及人生的虚无和执著穿越时空而来。的确，宗教信仰在否定所有世俗思想基础的同时，也证明着理性、科学和人本主义的局限和贫乏，从中我们瞥见了人生不可克服的根本性的缺陷和困境。曾几何时，智慧在襁褓中沉睡而不知痛苦，觉醒之后又不得不靠精神催眠来麻痹痛苦，重新沉入漫漫长夜。到了近代，基督教信仰崩溃，智慧再度觉醒并发出痛苦的呼喊。可是人类该如何向本不存在的绝对真理挺进呢？周国平曾形象地比喻说：西方哲学好像一个长途跋涉的寻宝者，两千年来苦苦寻找着一件据认为是性命攸关的宝物——世界的某种终极真理，康德把这个宝物唤醒了，喝令他停下来，以令人信服的逻辑向他指出，他所要寻找的宝物藏在一间凭人类的能力绝对进入不了的密室里。于是，迷途者一身冷汗，颓然坐在路旁，失去了继续行走的目标和力量。这时候尼采来了，向迷途者揭示了一个更可怕的事实：那件宝物根本就不存在，连那间藏宝物的密室也是康德杜撰出来的。但是他接着提醒这个绝望的迷途者：世上本无所谓宝物，你的使命就是立足价值重估对世界进行多元解释，创造出能够神化人类生存的宝物。

我思想的羽翼于失落的痛苦和寻求的迷惘中，盘桓在后现代文化无神的荒野上，不仅宇宙成了一个陌生的需要重新解释的对象，而且人生也成了一个未知的有待独立思考的难题。绝对、终极、永恒，原是神的同义语，只可从信仰中得到，那么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里继续探索存在的真理，唯有以思考式的疑问和假设，把一切价值置于问题领域，便是对人类存在境况始终如一的关注。我不相信上帝，但我相信世上必定有神圣。如果没有神圣，就无法解释人的灵魂何以会有如此执拗的精神追求，不管现代哲学家们如何试图证明绝对对真理的虚假性，也永远不能平息人类灵魂的这种形而上学的追问。上帝之死不足以造成末日，真正的世界末日是在人不图自救、不复寻求生命意义的那一天到来的。人最近接近上帝的时刻恐怕不是在上帝向人显示奇迹的时候，而是在人认识到世上并无奇迹却仍然对世界的美丽感到惊奇的时候。只有当每个人都能成为神明时，然后才有奥林匹斯神界的聚会和狂欢。